

A
现代社会与人

观念的冒险

Adventures of Ideas

〔英〕A.N.怀特海 著

ADVENTURES OF IDEAS

现代社会与人 名著译丛

周邦宪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观念的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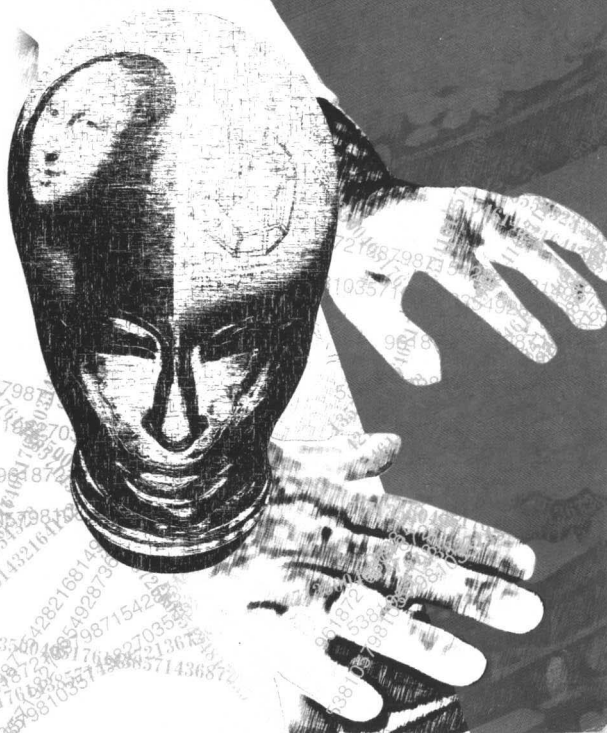
Adventures of Ideas

〔英〕 A.N.怀特海 著

周邦宪 译

陈维政 校

ADVENTURES OF IDEAS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观念的冒险/(英)怀特海著;周邦宪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10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陈维政主编)
ISBN 7-221-05251-4

I.观... II.①怀...②周... III.人学—研究
IV.C 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095 号

观念的冒险

[英]怀特海 著

周邦宪 译

陈维政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284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221-05251-4/B·128

定价:25.00 元

编者的话

大约五百年前,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开始相继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不仅因为时间上更“近”,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的更“新”。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社会”乃是欧洲人在最近四五百年间特别是最后一百多年来通过对世界的征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把“理性主义”、“人的主体性”以及“世界为一客观实在”作为基本生活信念的生存方式。这种理念和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于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尤为触目:自动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沉重单调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石油、电力和原子能成为新的能源供给者;汽车、火车和飞机代替了过去简陋低效的运输工具;电子通讯(电话、电报、电视、传真等)不仅使人们易于获得信息,而且使遥远的世界近若比邻;农业机械的运用使过去分散的农业变成集约化的工业生产;化肥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生物工程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能按人的需要培养出新的品种,而且使复制生命本身成为现实;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已把人们的认识



推进到层子(夸克)结构和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星体;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广泛运用,更是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了、舒适了、安全了。至少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福兮祸所伏”。现代社会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上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同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大机器生产和科层化的管理体系使人变成机器和制度的附属物;人口急剧增加,使本已紧张的物质资料生产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则是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悬殊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地加剧;战争和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压迫和奴役形式消失了,新又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波使最隔离的地区也无法免其害;现代化过程中所滋生的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倾向消解了传统的道德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所有这些,都使人在为现代社会的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沮丧和困惑。

学术是存在的一面镜子。人与现代社会之关系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处境,包括他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遇到的困难,必然会引起现代思想的关注与反思。西方学术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关注和反思还特别形成了现代西方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观点之纷呈,其学派之林立,实有使人目不暇接之感。其中虽难免片面与错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西方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向正处于自身理论建构中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相关材料,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社会与人”译丛。译丛围绕现代社会与人这个主题,精选名家名著或有重要

影响的著作,分批陆续出版。从1987年至今,译丛已推出三十余种,广涉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套未曾中断过的译丛。译丛过去的成绩固然值得珍视,但还须“更上一层楼”。无论是选题的确立还是译文的质量,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除了译丛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努力外,尚需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哀我中华,命途多舛。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战舰和炮火,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卷入了现代社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拒斥、犹豫、推就之后,中国终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念(远不完全)。正当她信心十足地奔赴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似已尽显,现代西方的有识之士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早就在反省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在中国尚需赢获现代社会所有肯定性东西的情况下,中国人能从西方的成就与问题中学到些什么呢?在世界已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中,正处在由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点上的中国人该如何来把握他们前进的航线呢?在全球已缩为“村落”、经济已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并在这种调整中坚持那些为个人和人类所需的精神空间呢?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本译丛所列著作,与已翻译过来的其他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定能为回答上述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现代社会与人”译丛编委会

2000年6月25日

中译者序

怀特海无疑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影响在他生前就越出了哲学的领域,广泛地波及到科学界,引起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大科学家的关注。如今,这位过程哲学大师的学说早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影响更是波及到生态学、管理学、宗教学等多种领域。

1861 年 2 月 15 日,怀特海出生在英国一个学术及宗教气氛都特别浓厚的家庭。他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从小身体孱弱,成为家庭关爱的重点。幼年的他一直在家从父亲读书,10 岁习拉丁文,12 岁习希腊文,直至 1876 年 15 岁时才离家到舍本恩中学(Sherborne)就读。他的两位哥哥,Charles 和 Henry 也曾就读于该校。Charles 毕业于 1872 年,后获奖学金考入剑桥, Henry 后考入牛津三一学院。同他两位兄长一样,怀特海在舍本恩中学功课出众,尤其在数学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华。1879 年 4 月,此时离他中学毕业尚有一年,怀特海到剑桥大学参加了三一学院举行的奖学金入学考试,获得成功。怀特海于 1880 年 10 月入剑桥,从此在剑桥居留凡三十



年。大学读书期间他所结交的三位朋友对他日后的工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William Ritchie Sorley 在哲学上影响了他；D'Arcy Thompson 作为生物学家影响了他；而 Henry Head 则对怀氏日后的巨著《过程与实在》给予了一定的启迪。

怀氏在剑桥任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他与罗素合写《数学原理》一书了。

1900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哲学家大会，紧接着又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该次哲学家大会上罗素宣读了论文“秩序及其在时空中的绝对位置”，怀特海夫人宣读了论文“妇女教育”。怀氏在两次会上都未宣读论文，但他却是数学家大会五位书记之一。在该次数学家大会上怀特海和罗素有幸聆听了意大利数学家、逻辑学家皮亚诺（Giuseppe Peano）的符合逻辑学。皮亚诺只长怀特海三岁，当时却已是名满天下。此前，怀特海写作他的《泛代数论》一书时已参考过皮亚诺的相关著作，对他怀有相当的敬意。这次数学家大会皮亚诺的符号逻辑学给他更是留下美好的印象。

同年8月回到英国后，罗素以他惯有的神速掌握了皮亚诺的逻辑理论，这使他开始了数理哲学的研究。他后来在自传中自称，他在皮亚诺的符号逻辑体系中发现了“我多年来寻求的那种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此后他与他的老师怀特海合作，耗时十年，写成了三卷《数学原理》。

1910年怀特海离开剑桥到了伦敦。其直接的原因是他的一位同事 Forsyth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其根本的原因却是，怀氏厌倦了剑桥年复一年的单调教学工作。正如他1912年写给伦敦大学学院院长的信中所说：“我在剑桥过着刻板的生活……”“迁居伦敦，生活更丰富，可保持我工作所需的新鲜

性。”当时的剑桥极为保守，它甚至拒绝授予女生学位。在那样保守的环境中，怀特海也断难伸张其哲学创见。

伦敦大学学院是由诗人 Thomas Campell 及一群思想激进的青年学者创办的，旨在打破当时沉闷保守的空气。当时英国的著名大学诸如牛津、剑桥都深受教会控制，师生均必须首先宣称自己信仰英国国教方可获得任教、就读的资格。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立就是要冲破这样的樊篱。它于 1828 年 10 月成立，成为英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它不限制师生的宗教信仰，传授科学及现代人文知识，不讲授神学，被保守人士讥为“Gower 街那个不信神的机构”。

仅一年后圣公会即在伦敦成立国王学院，与大学学院抗衡。1836 年两校合并为一个联合学术机构，称“伦敦大学”。1907 年国会颁布法案，规定大学学院不再作为独立的机构，而成为伦敦大学的一个下属机构，其名称颇为怪异：“伦敦大学大学学院”。

迟至 1911 年 7 月怀特海才接受大学学院教职，任实用数学及力学讲师，工资奇低。在他空闲的那一年，他写成了一本小书《数学导论》。在该书中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了他在剑桥酝酿已久的数学思想。科学史家 George Sarton 称该书“讲的是基础，但却十分有见地”(Very elementary but very wise)；罗素称它为“绝然的大手笔”(absolutely masterly)。

1911—1912 年间怀氏教学任务繁重，依学院规定讲授以下课程：大一的动力学、流体静力学；大二的潜力和引力理论、高级静力学、高级粒子动力学。此外，他还要讲授天文学基础。繁重的教学任务使他不能潜心来读《数学原理》的校样。在一封给罗素的信中他抱怨道：“每天我都以为我会抽出些时



间来,但是这该死的天文学(它本身是相当有趣的)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

此后怀氏曾竞争实用数学及动力学系主任,未遂,无奈转而接受几何高级讲师一职。1914年7月怀氏辞去大学学院几何高级讲师一职,9月受聘于帝国学院,任实用数学教授。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海一家人可谓十分投入。他本人曾向皇家学会提交一份论文,讲述如何使用一种图表以便更快计算高射炮射程;他的妻子和女儿参加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他的大儿子 North 1915年负伤返回英国,后到非洲服役;在皇家飞行大队服役的小儿子 Eric 则战死于法国。怀特海接到小儿子战死的噩耗时,据说只是“怪异地凄然一笑”(a sickly smile)。他的妻子写信给罗素说:“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海与罗素的友谊出现裂痕。在怀氏一家积极参战的同时,罗素却多方奔走,组织了反战组织“拒服兵役委员会”,积极参与反战活动。1916年怀氏在一封回复罗素的信中说:“总的说来,拒服兵役的人是在逃避一种虽然痛苦但却明确的责任。”1918年7月4日他在给罗素的信中又说:“你很清楚,我认为你关于国家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责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此前怀氏的妻子 Evelyn 也有信给罗素,称“不管你现在如何看待我们,你仍旧是你,仍旧是我们看重的朋友……在很多方面仍旧是当年的那个小神童”。

他们之间的友谊得以维系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怀特海温文尔雅的性格,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之间在学术上多年来的心

灵沟通。1918年1月3日罗素在《论坛报》发表社论,被指控为伤害英美两国关系而判刑六个月。经朋友多方斡旋,被囚于头等监房。罗素在监房读书写作,包括怀特海在内的朋友们时常去看望他。7月1日他给他哥哥 Frank 的信中说:“我发现怀特海的来访对我启迪甚多。”

战后怀特海声誉日隆,相继被选为伦敦大学科学院院长,伦敦大学理事会理事。1920—1924年间,他担任伦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总的说来,在伦敦期间,怀氏以三大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声誉:《关于自然知识原理的研究》(1919)、《自然的概念》(1920)、《相对论原理》(1922)。

1924年2月6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 Lawrence Lowell 写信给怀特海,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哲学教授一职,任期五年,年薪8000美元(当时是哈佛的最高薪金)。此事的来由还得从头说起。

20世纪的头十年是哈佛哲学系的黄金时代,在威廉·詹姆斯这位实用主义创始人的麾下聚集着这样一些人物:《善与恶》、《世界与个人》的作者罗伊斯(Josiah Royce),毕业于哈佛;到柏林习两年哲学后又重返哈佛的西班牙哲学家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德国出生,以其《实验心理文集》赢得詹姆斯称许的明斯特尔贝格(Hugo Münsterberg)。但是詹姆斯1907年退休,并于1910年逝世,桑塔亚那于1912年去了欧洲并从此不归,罗伊斯和明斯特尔贝格又于1916年逝世,哈佛哲学系遂呈萎靡之势。当时主持系务的伍兹(J. H. Woods)便欲广罗人材,以重振当年哲学系雄风。柏格森、罗素、杜威等都是他们欲延聘的对象。1920年3月10日,伍兹写信给哈佛校长 Lowell,提出聘怀特海为教授,主讲科学哲学。Lowell 答



道：“关于聘用怀特海一事，务须缓缓进行……尽量不作过多许愿。”1923年，聘用怀特海一事再次被提出来。此次是由生物化学家 Lawrence J. Henderson 向校长 Lowell 提出的。Henderson 是“罗伊斯聚餐会”的成员。“罗伊斯聚餐会”是罗伊斯生前组织的一个借聚餐之机讨论科学哲学的小团体。Henderson 在团体内曾借用柏格森的话这样评价过怀特海：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哲学家。团体内的人都读过并喜欢怀特海的一些著作。他们一致强烈要求，哈佛应得到这样的人材。

得知这一消息的怀特海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此事）会给我一个可喜的机会，使我可以系统地发展我对逻辑、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以及一些半是哲理半是实际的学说（诸如教育）的观点。……我无意系统地指导学生对一些哲学家进行批判性研究。……我极愿以一种不那么正规的方法，用讲座的形式将积存在我心里的哲学观点表达出来。”哈佛哲学系主任伍兹的邀请函中明确许诺：“我们将竭尽全力使你不受干扰，以便你能发展你的思想。”

怀氏初到哈佛，对他即将面临的教学尚存疑虑。他自己的学说牵涉到对欧洲传统学说的诸多批判，因为他对诸如柏拉图、笛卡尔、牛顿、休谟等人的学说已思考了几十年了（比如在他 1922 年发表于“亚里士多德协会会议录”的《齐一性与偶然性》中便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及休谟学说的批判）。他自信对于笛卡尔和休谟的基本批判是正确的，但他的学说是否会得到普遍理解，尚是一个问题。据当时哲学系指派给他的助手 Raphael Demos 事后回忆，他与怀特海首次见面时，怀氏即花了一个多小时对他解释自己的哲学，而他听后却大感茫然。

怀特海在哈佛的第一次演讲震惊了哈佛哲学界。据当时哲学系的研究生 James Wilkinson Miller 回忆,怀氏一副 19 世纪的穿着,步入讲堂犹如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系主任简单介绍后,怀氏略为客气几句便开始了他的演讲。当时正是哈佛哲学系崇尚冷静分析的时代,言必称事实,言必称逻辑关系。人们期待于怀氏的是他的自然科学哲学(尤其是物理学)。谁知怀氏一开讲便是一大堆难解的形而上学概念,立即将听众抛入五里云雾之中。课后有人听见一位讲授符号逻辑学的青年教师 Henry Sheffer 嘟囔道:“纯粹的柏格森主义!”此话在当时的哈佛等于骂人。

尽管如此,哈佛哲学系却有一兼容并包的传统,决不延聘与系内任何人有相同观点的人,来者必独具特色。所以虽有诸多议论,于怀氏倒也无损。

随着怀特海的进入哈佛,哲学系逐渐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气候里,怀氏多年积存心中的哲学思想此刻便从容涓涓流出(他不属于那种激情喷涌的哲人)。1924 年 3 月 18 日哈佛校长罗威尔 (Lowell) 邀请怀氏在波士顿的罗威尔学院作一由八讲组成的系列讲座,题目由他自定。怀特海初定的题目是“自然哲学三百年史”,后改为“科学与现代世界”。

1932 年 9 月怀氏在《观念的冒险》一书的序言中将《科学与现代世界》与《过程与实在》、《观念的冒险》合称,云:“每本著作都可分开来读,但它们之间则是相互补充、相互生发的。”这三本著作“都力图要表达理解事物性质的某种方式,都力图要指出那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对人类经验种种变化的研究从而得到阐释的”。

尽管如此,《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在怀氏哲学思想演化

史中却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主要是他的新自然哲学观的系统表现。比如,先前在《关于自然知识原理的研究》中,怀氏强调过自然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流动性”(passage)或称“创造性进展”(creative advance)。在1924年8月为该书第二版写的注释2中,怀氏说:“过程(process)而不是扩展,才是自然的基本特点,当时我头脑中并未牢固树立这一正确学说。”在罗威尔讲座中,“创造性进展”被进一步阐述为“实现的潜在活动”的结果。

在前期的著作中怀氏有意回避提到“价值”,无论是道德价值或审美价值。正如他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所说:“自然的价值也许是解释存在的形而上学合生的关键,但这一合生正是我无意去研究的。”但后来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他说道:“‘价值’便是我用来表示一个事件的面有实在的词。”

在怀氏的新自然哲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概念,即“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他认为,存在着一个由“永恒客体”组成的无限王国,像颜色、形状、形式以及一个事件可表现出的特点都可被看成是永恒客体。他不用“共相”(universal)而用“永恒客体”一语,因为在漫长的哲学史中,“共相”一语具有了一些附加的假定。在《科学与现代世界》尚未问世的罗威尔讲座时期,怀氏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prehension”,学术界往往把它译为“把握”。照怀氏自己的解释,所谓把握就是一种“领悟”,一种非认识论意义上的领悟”(uncognitive apprehension)。

总之,《科学与现代世界》有两大主题:(一)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二)怀氏的新自然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此新自然观所需的新形而上学理论。

1927年1月29日怀特海接到邀请函,到爱丁堡大学主持1927—1928年学术年度的吉佛特讲座(Gifford Lectures)。该讲座1885年由亚当·吉佛特勋爵(Lord Adam Gifford)设立于苏格兰四所老牌大学。他最初规定的主题是“自然神学”,却并不拘泥于宗教的范围。吉佛特讲座主讲是当时英语世界中的最高荣誉(1929年吉佛特讲座的主讲者是杜威,他讲的题目是“追求明确”)。

怀氏于1927年2月27日接受邀请,在接受邀请的复函中他写道:“……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将积存于心中的诸形而上学观念系统地阐述出来。……至于题目,我倾向于使用‘机体的概念’。”

这一讲座的内容后来就成了他的煌煌巨著《过程与实在》。

《过程与实在》是哲学史上的丰碑,它是怀特海形而上学思想最有系统的表述。在该书序言中怀氏说:“思辨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构建一个首尾一致的、合乎逻辑且又必要的一般观念的体系,依据这一体系,我们经验中的每一成分都可得到解释。”该书正是怀特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

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表现为一个多元论者,他否认在终极的意义上只存在一个个体。在怀氏的多元宇宙中,其中的成员都是相互联系的。怀氏批判传统的一元论者,说他们没有坚持“世间无物是独立于它物的”这一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永恒的存在是不依赖暂存的存在。照怀氏看来,独立的存在是一桩神话,无论是上帝或是牛顿物理学中的物质粒子,都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存在的单位是“一个现实实体”,或称“现实事态”(actual occassion),它的个体性表现为它



与早些时候的事态的合生,或它对永恒客体的选择。当合生完成时,该事态便成为宇宙间无数事实(facts)中的一部分,新的事态又会从中生出。形成后的现实实体不再是一个主体,因而在此意义上“消亡”了。它成了一个既不是主体又不是客体的“超体”(superject),它是将来一切主体的一个客体。

总之,所谓“实在”便是永远生灭不已的这种现实事态(不是柏拉图的“理念”,更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所谓“过程”,便是生灭不已的这种“进展”(progress)。

作为怀特海晚年哲学“三部曲”之一的《观念的冒险》则包含了一部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史。该书既进一步阐发了他此前的一些观点,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怀氏曾提到过:“人类的各种活动……表现了不同的宇宙观”,一种从科学中发展出的宇宙观几乎达到垄断的地位;“哲学的功用是缓慢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然后人类几乎是突然间发现它们已在习惯中体现出来了。”自《象征,它的意义和作用》(1927)起,怀氏便开始研究人类借以说明其行为和社会风俗习惯的语言。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观念的冒险》一书中得到更清楚、更强调的表达。

怀氏在该书中表达的精辟见解则不胜枚举。姑举两例:

1.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怀氏批判了“纯历史”的观点。所谓“纯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时,要依赖自己的判断来判别诸如是什么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价值这类问题。”所以,即便是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知名的历史著作,讲述的也是一个双重的故事。它既讲述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又反映了吉朋那个时代的种种普遍观念。走笔至

此,我突然想起怀氏在《过程与实在》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要扩大一下古人的‘无人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的学说:无一思考者能两次思考(同一物)。更广义地说,无一主体能两次经验(同一物)。”^①如果说古人的学说强调的是客体的流变性,那么怀氏还强调了主体的流变性。

2.历史的发展是两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人类有意怀抱的理想,诸如基督教、民主等;二是所谓无情感的作用(senseless agencies),比如蛮族对罗马帝国的侵犯。无情感作用在历史上表现为对人的征服,理想的力量则化为了说服。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征服到说服的历史。

其余如关于自然规律的讨论、对美的定义、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等等,都可谓是精彩纷呈,启人良多。读者可自咀嚼含玩,不必理会译者的饶舌。

目前国内研究怀特海的专著尚不多,除了英文参考资料外,译者主要参考了贺麟先生关于怀特海的两篇文章(见于他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以及复旦大学陈奎德先生的《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译书整个过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述!尽管如此,粗疏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如有幸得到学界师友的指教,则不胜感激之至!

周邦宪

2000年6月30日于四川新都

^① 《过程与实在》,怀氏夫人重订版,p.34。